免责声明：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

未然先察：重振美国空军的未来研究

Seeing It Coming: Revitalizing Future Studies in the US Air Force

约翰·普莱斯，美国空军上校（Col John F. Price Jr., USAF）

“为什么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一切？”激烈的讨论虽已结束，国防部长的提问却依然萦绕在离席而出的空军参谋长的脑海中。沿着五角大楼的走廊，将军在沉思：“难到是因为我们固执守望着自以为是的未来，才懵然不察那并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真实未来悄然来临？”进入第二个十年至今，先兆已经显现，2020 年的局面将与这位空军参谋长的预期大不相同。有感于当前局势对未来走向的影响，将军思考着这个“新未来”中不久还会发生什么，如果提前做好某些准备，能否防患于未然而不至猝然不及。

从对前景的思考，空军参谋长联想到 2010 年关闭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的决定。这项决定或许有其财政上的正当理由，但是如此仓促地取消武装部队作用与使命委员会在 1997 年创建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显得非常短视。军方领导不去考虑如何缩减使命需求，却一刀砍掉主导联合部队作战经验、实验和未来研究的机构。根据这项关闭计划，这些责任将移交给联合参谋部，但是联合参谋部已经不堪负担，根本不可能履行这些职能。于是，未来研究淡出视野，趋势预测不再是各军种协力参与的战略规划行动，而只是各军种独自履行的规划和预算制订职能之一。出现这样的状况，并非由于军方领导忽视未来趋势，而是因为我军在组织结构上不重视未来研究，因此未能做到预察未来趋势并把这些预测正确纳入战略规划流程。

未来研究

战略性意外向为组织领导人所忌，肩负国家安全责任的首脑更是如此。我们即使没有看出本文开头隐含的战略性意外的性质，但马上就能设想到国防系统反应迟缓的狼狈相，虽然这个防卫体系拥有庞大的情报系统。若要改善这种状况，仅仅承认自身弱点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摆脱那些不相信未来研究的怀疑论者的影响，否则，我们将一直受其束缚，跌跌撞撞地被动响应未来事态。

美国空军战略的制订和执行就其性质而言都着眼于未来。作为一门学科，未来研究包括预测和规划——预测代表认知层面，在于确定未来趋向的可信度；而规划代表行动层面，在于创建理想的未来。[1] 未来研究者必须“预测［他们试图实现的］战略效应所依凭的因果关系。”[2] 因此，战略的执行就是一个实证过程，由此检验基于预测所产生的假设而生成的战略理论。像其他军种一样，空军也是一个以战略规划文化为主导的体制，但是为了确保战略程序的平衡，我们必须给这个文化配备同样强大的预测能力。

对未来的许多预测，固有可信度大小之分，但问题是，我们探究的不是几率多大而是是否可能。和其他部门一样，军方也在深刻探讨未来的种种可能性，考虑如何将当前的战略和部队结构适应这种种可能的未来环境。未来学家 Edward Cornish 写道：“未来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预测未来而在于改善未来。我们需要推想种种可能的未来状态，并据此做好准备。”[3] 然而军方还需积极行动，

将某些不利的未来趋向扼杀在未然之际。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为未来做好准备。另一名未来学家 James Canton 因此告诫我们积极采取主动："如果你预见的未来极为严峻，就应考虑阻止，否则你已经创造出的一切就可能被毁掉。"[4]

未来趋势

对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预测可谓五花八门，于是许多人把未来预测视为臆想而不以为然；其实，对未来趋势的识别和表述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空军中，未来预测工作与主流讨论极少关联，仅局限于空军参谋部的分析或计划制订人员圈子内。这样的分工虽然能够运作，但不能促进空军领导人之间的必要和连续的对话，从而无法引起领导班子的重视。

为促动对这种做法的修改，本文从五个方面简略列出今后十年内的发展趋势（见下表）。对每一个方面，本文还列举目前的状态，作为线索向预测的未来局面过渡。本文不讨论详细的因果连锁反应，也不做全面的解释，希望这样有助于防止"纠缠于事态细节"，从而能重点关注演变趋势的关键所在。在这些未来预测中，有一些的可信度更大些，但是每个预测都以目前现实为出发点，都有可能产生 2020 年的空军参谋长想要避免的未来意外。这些趋势预测既非包罗万象也非相互排斥，只是描述几种可能发生的局面。

空军曾在 1996 年完成了一个名为《2025 年未来趋势若干预测》（Alternate Futures for 2025）的研究课题，列举了代号为"格列佛游记"、"财阀"、"数字化杂音"和"国王"的几种未来情景。上文的简短描述不能与空军这项研究项目的详细描述相比，但是至少应可以帮助我们窥见若干值得思考的未来预

今后十年趋势预测

	目前趋势	未来趋势 / 事件
美军兵力损耗	— 部队和装备十分疲劳 — 预备役部队供不应求 — 对需求胃口缺乏节制	— 全志愿兵部队逐渐消失 — 全员部队结构崩溃 — 创建合同制军事单位 — 朝不分军种的统一武装部队过渡
哈里发崛起	— 伊斯兰激进主义滋蔓 — 伊斯兰世界缺乏团结 — 战争针对"恐怖"而非激进伊斯兰	— 发生对美国 / 以色列的大规模攻击之后，伊斯兰国家集结在埃及周围 — 伊斯兰恐怖分子反复攻击美国领土并发出核攻击威胁
基础破裂	— 部队规模缩小且军事基地减少 — 武装力量人数不到人口的 1% — 各军种的宣传广告减少 — 公众反感代价昂贵的战争和金额庞大的国防预算	— 公众对军方的崇敬 / 信心大幅下跌，变成对立情绪 — 文官和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 美国孤立主义抬头，要求缩减武装力量规模的国内压力渐增
熊猫快车	— 中国崛起 — 韩国 / 台湾局势不确定 — 亚洲取代欧洲成为世界角力中心	— 美国丧失在亚洲的影响力 — 日本被孤立，台湾受胁迫 — 中国抛售美国债券
美国国情	— 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形成蓝红分化 — 国内纷争不断，茶党、国债压力、失业率、移民问题、医疗保健、个人隐私权、国土安全（运输安全局）和环境等问题纠结	— 公众信心丧失 — 政治派别对立和激进化日益严重 — 政治暴力露头 — 使用戒严法和现役军人平息国内动乱

测。[5] 此外，像 1996 年的研究项目一样，本文的真实意图不是预测未来，而是期望推动对未来的讨论，重新建立未来预测和战略规划之间的关联。

意义所在

以上的所有预测，按理应提出远更详尽的数据，但从这些简单的预测中，我们不难想象到，每种潜在的未来局面都可能产生空军和美国预料不到的战略意外。出现任何一种特定局面的可能性虽然极小，但是只要它处于可信的范围内，我们在进行战略规划时就必须加以考虑。把所有这些可能性包括在规划因素内，空军战略制定者就能够规划未来，减少意外结果带来的风险。诚如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所说："对于未来，你的任务不是预见其之发生，而是促成其之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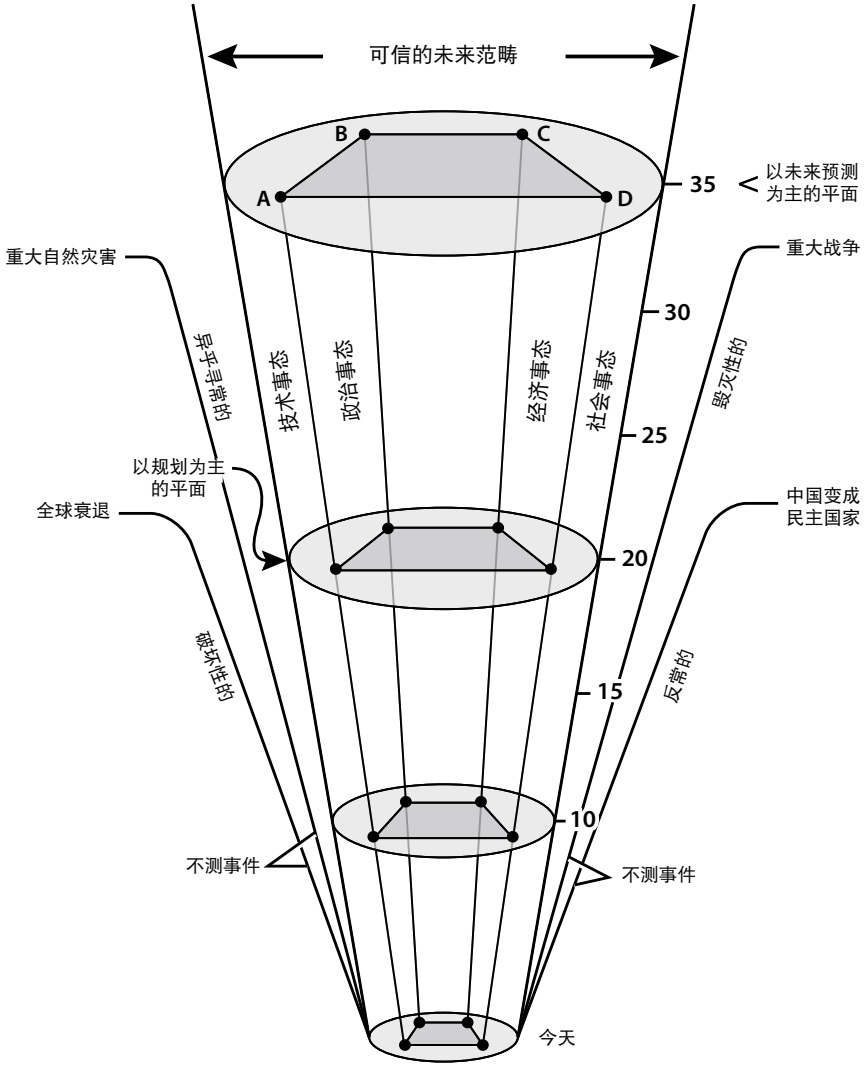
本文倡导空军重振未来研究，并非试图用预言世界末日的精神分裂症来取代目前的短视症。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W. Taylor）的模型所示，可信的未来范畴并不包括所有可能的未来（见下图）。泰勒使用这个"可信度锥形图"勾勒未来的形势格局，但是包括了许多可能的替代变数。通过这个流程，空军领导人可以评估目前的计划，且一旦实情发生与计划有偏差时不至意外。空军领导人如果能够前瞻到所有这些未来局面，而不是只盯住空军的目标（理想中的未来），就能够洞察周边发生的一切，从而避免重大的意外。

采取行动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不久前反复提出警告：警惕美军成为一支"空心部队"，可惜很少有人从未来研究角度看待此警告。此警告正是意在把对美军而言不利的然而可信的未来趋向"扼杀"于未然。邓普西将军凭借其对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空心"军队的经历，以及对目前走向的关注，前瞻到美军的未来可能出现作战过度透支而战备力告罄的局面。将军在去年通过呼吁和调整程序等各种行动，已经彰显明确的意图，这就是阻止出现一个美军耗尽力量而成空壳的未来。

军方高层领导人必须把未来研究与目前战略和规划置于同等重要的考量。但是这将要求我军改变文化思维定势，调整目前军事规划的僵硬模式："要正确处理战略预测的本质性模糊，需要我们采取不同于仅仅提供正确数据或信息的另一种态度。"[6] 战略规划者早就知道，规划的真实价值，不在于已经成形的计划本身，而在于规划过程中的智慧体现。同理，对未来趋势的勾画，其最大价值来自于探索未来的过程。但是，为使战略预测具有意义，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走过场式的"头脑风暴"讨论，就是说："战略预测的目的是使当前的决策更加知情及合理。通过前瞻将种种可能的未来置于考量之中，使现在的行动更有成效。"[7] 战略预测为军方领导人带来许多好处，推动他们思考当前的资源运用对促成或消除某种未来终局的作用。

我们现在可以将军队的"目的-途径-手段"经典模式构建在对地平线未来的预测之上，即使在变数极大的时期也能指明道路。我们不应该抛弃久经考验的军事战略规划做法，但是，快速变化和风险的交集，要求我们接纳新做法，藉以改进我军的敏捷适应能力和信心。一如比尔·劳尔斯顿和易安·威尔逊（Bill Ralston and Ian Wilson）的告诫："对未来局面做出预测的真实价值……不在于给



可信度锥形图（来源：Charles W. Taylor, Alternative World Scenarios for A New Order of Nations [全球新秩序下的种种未来世界事态],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1993], 5,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245.pdf.）

与我们更多精确的预见，而在于改进我们对周围世界动态变化的理解，看到世界形势演进的种种可能，鼓起勇气和信心来做出困难的决策，并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响应速度。”[8] 从现在开始，军方领导人必须把未来研究学视为必要的工具，既为创造一些未来，也为阻止另一些未来，从而领导军队安然度越变数横生的时期。

结语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国防部内出现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我们在认知层

面强调军事转型、军事改革和下一代战争；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叛乱分子策马与我们周旋和海盗重新横行公海。我们不可因为未能预测到 2012 年的“替代变数”，就谴责未来研究。实际上，目前局面的意外出现，更应该推动空军抛弃现在大行其道的短视趋势，重新注重未来研究。对未来十年的预测将同样充满挑战，但是空军领导人必须养成前瞻意识，把握预测和规划，针对种种可能的未来做好准备。♣

注释:

1. Peter C. Bishop,“Framework Forecasting: Managing Uncertainty and Influencing the Future”[框架式预测：管理不确定性和影响未来], in Second Prague Workshop on Futures Studies Methodology, ed. Martin Potůček and Barbora Slintáková (Praha, Czech Republic: Charles University, Center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2005), 94, http://www.ceses.cuni.cz/CESES-20-version1-sesit05_10_potucek.pdf.
2. Stephan Frühling,“Uncertainty, Forecasting and the Difficulty of Strategy”[不确定性、预测和战略困难], Comparative Strategy 25, no. 1 (January-March 2006): 21.
3. Edward Cornish, Futur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 Future [未来研究学：探索未来], (Bethesda, MD: World Future Society, 2004), 65.
4. James Canton, The Extreme Future: The Top Trends That Will Reshape the World for the Next 5, 10, and 20 Years [极端的未来：改变今后 5—10—20 年世界的几大趋势], (New York: Dutton, 2006), 11.
5. Col Joseph A. Engelbrecht Jr., PhD, et al., Alternate Futures for 2025: Security Planning to Avoid Surprise [2025 年另类未来趋势预测：做好安全规划避免突然意外], (Maxwell AFB, AL: Air University, September 1996), 21-93, http://www.dtic.mil/cgi-bin/GetTRDoc?AD=ADA319867&Location=U2&doc=GetTRDoc.pdf.
6. Andy Hines,“Strategic Foresight: The State of the Art”[战略预测：最高艺术], Futurist 40,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6): 19.
7. 同上，第 21 页。
8. Bill Ralston and Ian Wilson, The Scenario-Planning Handbook: A Practitioner's Guide to Developing and Using Scenarios to Direct Strategy in Today's Uncertain Times [事态规划手册：在当今变数时代推想和运用假设事态指南], (Mason, OH: South-Western Educational, 2006), 45.

约翰·普莱斯，美国空军上校（Col John F. Price Jr.），空军军官学院毕业，国防大学理科硕士，乔治华盛顿大学文科硕士，Regent 大学文科硕士。现任第 375 空运联队副司令官，驻伊利诺州 Scott 空军基地。此前经历中，曾派驻五角大楼担任联合作战参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国防研究员，另担任过 C-17 运输机中队指挥官，并曾派往太平洋司令部总部任战略策划官。普莱斯上校先后在空军指挥参谋学院、联合先进作战学院和空军战争学院深造，并担任高级发展教育空军研究员，最近在 Regent 大学完成战略领导艺术博士学位。